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六



前漢下

後漢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難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楚辭所謂折芰荷以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

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
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
楫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
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拖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
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
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
棹歌雲光開曙月低何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
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
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芰隨時廢滅今臺無
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
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
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
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
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
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有
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
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
似遊龍也有瓊膏粟曰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
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

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
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
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
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
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
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
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莖勝也食之延壽後天而
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
如轂花似朝虹之色皆齊相公伐山戎國人獻
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端也有宵明草夜視

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
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有
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
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
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薔薇之以占吉
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
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萎黃詔並除焉
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
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土枝跨於渠水下枝
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

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
爲鈎繡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
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爲鮓肉紫骨
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
得知爲神異之物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
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
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
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父乃悅澤
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音字君珍居

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
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憂雖
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
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卽醜俗謂之醜鄉至昭帝
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祭祀立廟
焉

錄曰夫心迹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
自顯玄曦迴魯陽之戈嚴霜感疋夫之歎在
於凡倫尚昭神迹况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
心木石爲之玄感鳥獸爲之馴集元偉哀號

春花以之改葉叔通晨興朝流欬生橫石辛
繕表跡於棲鸞衛農示德於夢虎郅氏之行
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下太液池今
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穀玄
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
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
華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竒而
說萬世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
柱鋪黑緋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旣悅於暗
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
已下咸帶玄綬簪珮雖如錦綉更以本蘭絨綃
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旣罷靜鼓自舞而
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
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
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音其行疾也名曰雲雷
宮所幸之宮咸以氈緋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
雖惑於微行耽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
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
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

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
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圜
焉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鷲戲於太液池以沙棠
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
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
而行以紫桂爲柂柂及觀雲棹水玩槲菱葉帝
每憂輕蕩以驚飛鷲命伙飛之士以金鑲纜雲
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鷲殆欲隨風入水帝
以翠纓結飛鷲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
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卽飛鷲結裙
之處

錄曰夫言端展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興
居有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
則少師薦升堂之儀列旌門以周衛脩清宮
以宴息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姬幸好惑神
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不云乎弗矜細行
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
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

宴息之房命筵御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脩裙
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袖又曰割袖
恐驚其眠

後漢

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煬
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穹隆長三尺
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
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
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
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

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盛俗謂之相陵與
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
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
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鳩鵲
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鳩鵲羣翔昔漢
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
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
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爲異故略
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垆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刻
文綉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
爲官有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
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
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兒又多文辭來僦
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
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九族宗親莫不仰
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
井得鐵印銘曰備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
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

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
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
苔而被堦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澈乘船以遊
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
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
玉色者又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
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
餘清絲流管歌玉鳥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
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

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
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
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
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
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
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爲驢
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
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
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
館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
人以為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
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
區殊邊異服祥瑞輻湊安靈二帝同爲敗德
夫悅目快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
孰能移隔下俗傭才緣心緬乎嗜慾塞諫任
邪沒情於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
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祀詢考先墳往往
而載僉求歷古所記非一販爵鬻官乖分職
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帝載世

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謀訊諸前記迷情
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
窮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貶萬世是以
北妖告禍漢靈以巷伯傾宗酒池裸逐之醜
鳴雞長夜之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
時可爲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
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
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
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
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綉綬拭血刮玉釵以覆
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漙帝衣及面潔靜如浣車
久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
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
折而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
亮之質臨危受命壯夫未能加焉知死不愜
馮媛之儔也求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
始有弘侈東都繼其繁奢卽違采椽不斷之製

尤異靈沼遵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
萬戶之書臺衛城隍之廣自重門構宇以來未
有若斯之費溢也孝哀廣四時之房靈帝脩裸
遊之館妖惑爲之則神怨工巧爲之則人虐夷
國淪家可爲慟矣及夫靈瑞嘉禽艷卉殊木生
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稟正朔之地無涉圖書所
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而備
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
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

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
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
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足其寵者皆
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爲瓊厨金穴况小
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爲一
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黨嬖
強盛肆囂於天下妖幸侵政擅椒房之親在

昔魏冉富傾嬴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
僭於京都嬌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
王府緹繡雕文被飾於土木高廓洞門極夏
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自古擅驕未
有如斯之例雖三歸移於管室八佾陳於季
庭方之爲劣矣郭況內憑姻寵外專聲厲遠
採山丹之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盛
歟曾不恃其戚里矜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
道持盈而自競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

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
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
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
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
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邱之子有博學者
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
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
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
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

抱遠隔籬而聽之遠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
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遠曰吾家貧困未嘗有
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
句耶遠曰憶昔姊抱遠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
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
且誦且記暮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
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
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
賈遠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河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

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
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盲公羊廢
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
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
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
爲經神何休爲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每言
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
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
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

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
不視臨終誠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
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祕奧非正典籍所載
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
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
財巨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
是不先親而不食新味也爲客於人家得新味
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
元旱井池皆竭毋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鉞則

甘泉自涌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
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
卷及國難旣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
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
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
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錄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
該九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
任曹之學並爲聖神通生民到今蓋斯而已
若顏淵之殆庶幾關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

至如五君之徒孔門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
彼有慙焉賈氏之姊所謂知識婦人鑒乎聖
也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六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七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
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
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
五容兒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
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
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
寶賂聘之旣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
歔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

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先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

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熬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王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

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官中號爲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火德受魏世歷公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來旣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華軒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嘆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飭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

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
爲土德斯爲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
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踈夜
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
見於戊巳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巳之壇
黃星炳夜又起昂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
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
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
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劔百
步中髭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
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
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
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鍾置崇華殿欲
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
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
蜀如鴻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
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
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
地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成王舊

事三卷晉初藏於秘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鷲
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
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
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爲寶雞其國無雞犬聽
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
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
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
魄鷲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
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卽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
珠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
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
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
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
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
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
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
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
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

嘲曰不服辟寒金邠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矣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闔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

該古傳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鷺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

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之所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旣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爲邦家因海岳以爲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乎遊歷之費導於敦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園采椽不斷大唐如斯昭儉卑宮非食伯禹以之戒

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璧臺之富窮神工之竒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城者作謳疲於勤勞晉築祈禱之宮爲功動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爲深嗟姑蘇積費於前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盛威靈所懾比強列代禎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歷代劣於姬漢東鯁閩吳西病邛

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不能遵養黎元遠瞻
前朴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
其然哉任成淵謀神勇智周祥藝雖來舟蓬
蒙劔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守以
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爲心愛
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鶴可謂齊足者
也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七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八

吳

蜀

吳

孫堅母姬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
繞吳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善
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
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
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
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
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

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閭門與王子之說爲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興亡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亡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璽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爲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揚中夏富強之業三雄比盛特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邛蜀憤慨於燕

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遵之以儉素去以遊侈之費塞茲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玉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鄙盈車之屑燕棄璞於衡廡沉河底谷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亡時以六代金璽歸晉堅母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

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鷄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荅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

羅縠累月而成裁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

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見夫人憂戚

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兒尚能惑人况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至于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遊洛妃之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嬖覩進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故明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落張弛勢之必然巧言萋斐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爲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

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
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神
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
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
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
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
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
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
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

白鶴聳翻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
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
象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
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
於塚上白鵠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
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
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至丞相輔
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亡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
其德也及歸命面縛來降斯爲効矣蛇鵠者

蟲禽之最靈張氏以爲嘉瑞吳越春秋百家
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理美人多藏
寶物數百年後靈翔於林壑神虎嘯於山丘
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以極而
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相盛姬前史譏其
驕惑羸博揚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
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
誇矯生态淫酒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
身乖於同穴可謂歎歎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
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
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
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
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
座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

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
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
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
彼遐筭索隱鈎深妙於玄旨孔門羣說未若
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減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春爲粉敷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未逼而視之更益其研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隙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爲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兒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

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縻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賤生卹死家內馬廐屋仄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畫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

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縻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

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鷓鴣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氍毹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

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筭術讖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荅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禪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

勤筭術及考校年曆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並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之略猶比強大魏剋伐無功可為嗟矣周羣之學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劍之言其事迂誕若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為水以厭火災孚縻氏富於珍

奇削方諸爲鳥獸之狀猶土龍以祈雨也鵠
鵠之音與方諸相亂蓋磬之訛矣羽毛之類
非可禦烈火於義則爲乖於事則違類先墳
舊典說以其詳焉

王子年拾遺記卷第八



